

## 蚰 子

春來賣野菜，夏日擺瓜攤，入秋販山貨，冬雪賣菜甜……一年四季，邙山上的農家人，總會把貧旱黃土的應時特產販到城裏，一樣樣都是接地氣的好東西。然而最讓我們心動的，莫過於來自山上的鳴蟲。在城裏，老遠看到小販自行車馱着高高的圓形蚰籠，拳頭大小，每隻籠都裝着一隻小精靈，有的振翼低鳴，有的打探着籠外陌生的世界，不由得歡欣起來，啊，蚰子，蚰子！蟲販後面一隊小「跟屁蟲」想看個真切。那時物價貴，有人花角把錢買下一隻，大家七手八腳爭睹，這可是孩子們鍾愛的小「寵物」呀。

蚰子，也有叫蟬、螽斯等別稱，大都生長在北方的莊稼地裏。蟬這別名，乃「象聲」詞也；而蚰子呢，是中原豫西人對牠外表油亮的「象形」稱呼吧。《詩經·國風》中《螽斯》云：「螽斯羽，薨薨兮。宜爾子孫，繩繩兮……」說的是蚰子叫得響，家族興旺。民謡傳，邙山「無卧牛之地」，形容這一處北倚黃河，南臨伊闕的吉壤「風水」好，地下古墓多。以愚之見，古墓再多，怎比得上子又生孫，孫又生子，世世代代，無窮無盡的蚰子？

蚰子理想的棲息地是在山野，如果捉之置於房內，那是有人歡喜有人愁。孩子們開心了，逮空兒圍着蚰籠左看右看，嘰嘰喳喳，專心餵食，把玩不已，冷不丁幾聲蚰鳴，滿室生輝。入夜，蚰聲大作，孩子



▲蚰子又稱為蟬。

資料圖片

睡得實，苦的是難眠的家長。課堂上，調皮學生桌中傳出蚰鳴，打斷老師講課，引起全班好奇，老師只得沒收。一番批評教育，放學交還。

囚禁在蚰籠實在憋屈，入秋上邙山，到蚰子的故土一轉，滿山遍野的高粱、柿棗蘋果被染得透紅，豆莢綻裂剝炸響，像拍着掌提醒農戶：我們成熟了。馬車馳着筐得小山似的金穀、玉米回村，蹄兒得得，鈴兒叮噹，車把式甩着響鞭，迴盪在山野空谷。

此時，邙山的溝壑崖壁，田壟草叢，另一些聲音也在呼應交響，「蟬蟬」，「唧唧唧」……細辨，有蚰子的，也有蟋蟀和油葫蘆的，山深聽秋蟲，音純若天籟。蚰子的叫聲與其他鳴蟲相比，高亢急促。雄蚰摩擦短翅上的聲銼和刮器，發出求偶聲，不會叫的雌蚰一旦接受了雄蚰的追求，把卵產於土中，完成了繁衍大事，不久就告別這個世界。次年，新一代蚰蟲又破土而生。

邙山看蚰不是件容易事，耳畔蚰鳴一片，走近戛然而止。蚰子聰明得很，曉得利用環境偽裝自己。撥開草棵葉蔓，眼睛一時看花，一點動靜沒有，緩過眼來，見蚰子伏在葉下根上，一動不動，就看你能識別不？猛一把抓去，蚰子敏捷跳開，左撲右躲，逮一隻在手，蚰子不忿，張牙蹬腿反抗呢。仔細端詳，頭大、甲頸、翅短、肚圓、腿長是牠們的特徵，有的通體青翠，稱為「青頭」；還有的頭翅烏褐，謂之「黑蛋」。

蚰子食性雜，吃的是山野土食，一片片菜葉，一朵朵瓜卉，一顆顆豆粒，從不挑剔；遇到螞蚱、玉米螟、黃粉蟲等危害農作物的害蟲，蚰子毫不客氣捕殺。觀其食譜，毀譽參半，仍不失有除害降惡之功。天造地設，盡賜物華，養育了這裏的芸芸眾生，怪不得邙山的蚰子隻隻肥壯，個個生猛。

邙山的一些農戶過去有剖篾編籠的手藝，因地制宜，取高粱稈、葦杆等，編織小巧玲瓏的蚰籠。到了季節，下地捉蚰，半是副業，半是喜好，就有了馱着蚰籠下山的奇觀。只是當下蚰籠被塑料材質取代，少了靈氣，蚰鳴仍響，編籠的老手藝安在哉？

## 抓緊每一天

上世紀八十年代末，筆者完成培僑中學的預科班課程，順利考入葛量洪教育學院，接受為期三年的全日制準教師課程。

葛量洪教育學院正校坐落在九龍加士居道裁判處旁邊的小半山上，走上去需經過一條長長的斜路，然後在學院正門口就是一個迴旋處。駕車回校的導師們便由此進校泊車，而當時為免遲到，很多同學都「飛」上斜路。而一班主修讀體育科的同學對此斜路更「情有獨鍾」，因為他們時常為訓練越野跑而上上落落，那裏儼然已成為他們專有的「汗水地帶」。分校則是在鬧市中的旺角中心其中三層，平時很多時候同學們都會在彌敦道上疾行或漫步，來回於正校與分校間，趕着上不同的課程科目，閒着「走堂」（蹺課）嬉戲……

當年一群懵懵懂懂十幾二十歲的同學們剛出中學校門，便開始接受師訓，並在此結緣。後來大多數都在本港教育界服務，唯彼此之間的情友不變，此乃後話。

荏苒的時光，疲憊的人心。但是，一段段青葱歲月的往事卻記憶猶新。彼時初入學院，各自可能都希望將來畢業能有一份良好的工作，穩定的收入，不錯的待遇，而且在那個年代任職教師嘛，總比一般其他職業多一些假期吧。說實在的，大多數入讀學院的同學（包括筆者）都沒有什麼宏大的教育理想。

但是，踏入校門時的迷茫，在三年的學習與磨練後似有改觀。當

時的課程也很緊迫，除了在課堂上接受教育理論及學科知識外，每學年會去中小學實習（Teaching Practice）六至八周。實習也是一種實際考核，導師會作階段性觀課評分。當時大家都戰戰兢兢，苦樂參半。要預備一大堆的備課教案，要在課堂上管理好學生並傳授知識，對大專生來說算是蠻辛苦的。不過，在實習學校中，有幸接觸到新的環境，新的人事，新的體驗，又能融入到學生當中，着實也有無比暢快的經歷。

記得那時在實習前，導師安排我們在學院大講堂觀看《暴雨驕陽》（Dead Poets Society），一套由彼得威爾執導、羅賓威廉斯主演的，講述教育及師生關係的優秀電影。電影通過一位新老師在傳統學校內，用自己的方法教學，希望每一個學生都能清楚認識自己的興趣、愛好、目標和前途。鼓勵他們抓緊每一天，努力活出屬於自己的生命。

後來在踏出校門執教的十多年中，筆者亦曾反覆重看此齣電影。想來教育除了是傳授知識，教曉技能外，更重要的是作為一個引路人吧。竭盡全力因勢利導，循循善誘，充分發掘學生之潛能，把他們引向屬於他們自己的跑道。學業成績欠佳的，可能運動很厲害；不曉運動的，可能極富創意；缺乏創意的，可能具音樂天賦。行行出狀元，路路通羅馬。

雖說如今離開了教育行業，但仍想抓緊每一天在工餘的時間，為教育略盡绵力。抓緊每一天，感恩自己能在不同的行業中，堅持去做自己熱愛的事情。父親曾經說過，人生不短不長，抓緊它，每一秒都是屬於你的。



▲參觀者在遼寧省博物館觀看墨西哥古代文明展展出的文物——雨神石雕。

## 墨西哥古代文明展

日前，「從奧爾梅克到阿茲特克——墨西哥古代文明展」在遼寧省博物館開展。展覽匯集了墨西哥九家文化機構的一百五十四件（套）珍貴藏品，其中大部分文物是首次來到中國與觀眾見面，向觀眾集中展示了古老且異彩紛呈的中美洲文明。本次展覽計劃持續至二〇二四年三月三日。

新華社

歷了那麼多。

感動、惦念、懷想……有顏色有形狀有氣息，眼下芬芳如沁。過後不經意間，突然某一個相似的微小細節，如香檳的瓶塞，砰地打開，思緒頓時瀰漫。讓我在這濃烈的秋天，感念如彩葉漫天飛舞。

本來想着哪天去玉淵潭看銀杏，周日一夜驟風，一襲寒雨，據說秋盡了，冬來了。冬天真的說來就來了？

等公交車時，風吹過裙角，突然感覺風衣如此單薄。街角堆滿了落葉，環衛工人掃起一堆回身又落一片。我們果然低估了氣溫，低估了冬天。

放在第二辦公區窗台的太陽花還真不錯，枝葉飽滿，殘留着前幾天開過的花瓣，相信她能扛過這個冬天。窗前接受陽光最好、最早變紅的樹，一夜之間，樹葉盡落。

寒風不等人，秋葉會等我嗎？屋頂上塔影下的咖啡怕是暫時不能享用了，那我們改天去品嘗冬日四合院的cafe吧，圍爐冬話，光是想想就應該很好。

這個時節，我知道江南故鄉此時尚好；嶺南的香港，此時正好；客旅的贛南橘紅桂香，溫潤正好。彼岸的此時，也冷了嗎？兩棵楓香樹的落葉還好嗎？若沒有這些四季風月，我不知該如何託寄感念和懷想呢？

## 嚮往的秋咖啡

近日，一個偶然機會，尋得一片有趣的地方。從office步行走進老城區，××衙衙、××巷、××夾道鑽來鑽去，突然發現若干cafe——老四合院cafe，藥店

cafe、屋頂cafe……坐在大陽傘下，一杯美式黑咖啡、卡布奇諾，一塊披薩，一盤水果，古槐在眼前，古瓦在眼前，藍天在頭頂，老院在腳下；白色大提琴輕倚在常春藤邊，紅葉搭在屋簷上曬太陽，貓貓狗狗趴在沙發上，對着人們的鏡頭落落大方賣萌。印象裏，這樣幽深的老北京老胡同，標配應該是餃子爆肚串炸醬麵之類的民間土著小吃，涮羊肉、烤鴨都嫌高貴。誰知咖啡的濃郁與老胡同的質感有如咖啡液與伴侶那麼融洽，恰到好處。古老的青磚黛瓦點綴小清新，神來之筆。若說××台咖啡賣點是口感，衙衙咖啡擊中的是心感。況且又是在深秋最美季節，初見衙衙咖啡，感覺不能再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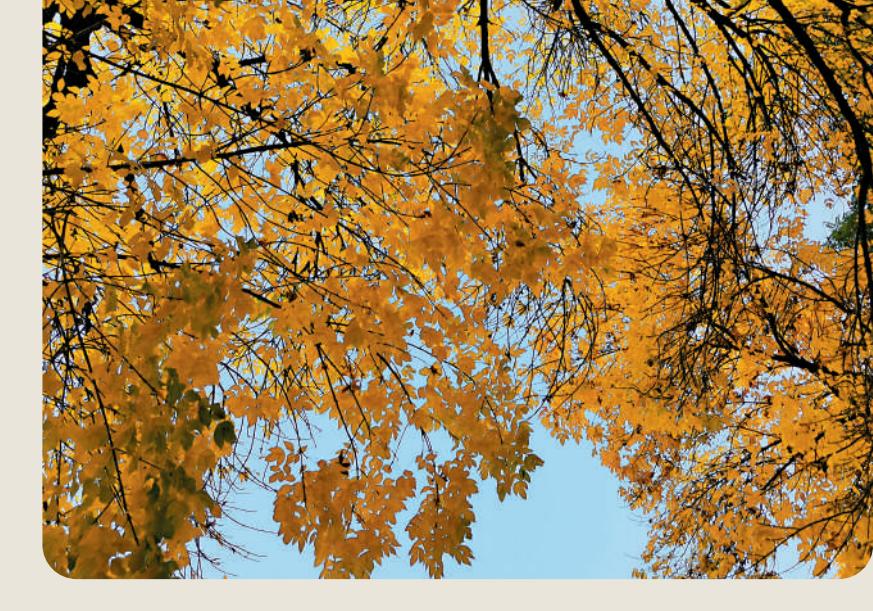
每天可見的古塔，平素覺得就像一隻寶瓶，如今一下子伸手可觸，身形龐然，望之巍然。而這麼好的地方，從辦公樓走路不過七、八分鐘的距離。更為汗顏的是：近在咫尺，這麼多年我竟然從未來過，不僅這些新長出來的cafe從未來過，這些一直「健在」的比我們爺爺的爺爺還老的老胡同也從未來過。

發現衙衙咖啡，源自波兄推薦。波兄剛剛從西藏自駕遊十八天回來，三兩好友坐在屋頂飲咖啡聽高原探險的有趣經歷。老北京的秋陽秋風秋葉拂過臉頰，不遠處的古塔影子輕扶肩頭。不覺暖陽漸漸西斜，咖啡涼了，風也悄悄涼了，還是捨不得走……

再前幾天，與T哥夫婦在酒店大堂短暫一晤，趁午間陽光晴好沿昆玉河漫行。街角、濱河、公園，彩葉漫天漫地，幾樹黃幾樹紅幾樹綠，半塘彩菊半塘綠柳半塘殘荷半塘禽鴨，人影橋影柳影嫋嫋綽綽。幾棵巨大的銀杏粒粒樹葉都呈黃色，滿樹滿枝刷刷的金光燦爛，成了整個公園最大的

拜訪M師長，午前一聊聊一個小時。又給幾位前輩電話請教請安。這種親切溫潤、沒有絲毫壓力感的信任，想想也是積澱了好多年，彌足珍貴。赴贛參加活動，見到不少老朋友，Lam先生、ZM兄……多年未見，大家都好開心。

四季如常緩緩流淌，而我們已經



▲碧雲天黃葉地。

作者供圖

## 住民宿二三事

在葡萄牙住進丹尼爾家的民宿，我們像住自己的家。

「從中國來的住客多嗎？對他們有什麼印象？」我問丹尼爾一個問題。問得太直率了，像一個記者做採訪，也把賓主關係給顛倒了，

但是「驕馬難追」。不過表達是清楚的，看他怎麼說。

「這裏住過的中國人不少，你看留言簿就知道。」他這樣描述中國男人：「好像他們很少主動與人搭話，不過一旦聊起來則非常健談，話題也多。中國人知識面廣，善於觀察世界風雲。他們能講很多連我都不關心的歐洲政治人物，這一點，其他任何國家的人都不及。」

「中國女人熱愛生活，善於把生活中的細節用圖片和視頻記錄下來，例如美景和愉快的經歷。常有人邀請我一起照相，在客廳，在花園，在任何一個角落。」女

主人道。

「還好，我太太把這個家設計得處處可以入鏡。」丹尼爾讚許地看看妻子。

之後談孩子，大概這個話題好說，彼此的談興更盛。「中國孩子的學習能力非常強，小小年紀他們就多才多藝。有一位十來歲的小女孩，一大早就練琴，練習曲有深度了，可以登台表演了，我很感動。」丹尼爾讚許道。

「中國有不少這樣的孩子。」

「好像他們的生活要由長輩包辦，比如吃牛排由媽媽幫忙切；練完琴後把小提琴交給爺爺管。」

「沒錯，所有的親人都樂於照顧。」

「中國孩子都這樣嗎？」

「現在的家庭孩子少，孩子與父母和祖父母的關係，不像原來的我們。我們年少時自由發展，主動進步，自己對自己負責，父母只是旁敲側擊。」

「從前和現在，你覺得哪種方法好？」丹尼爾問。

「當然是老方法好。我年少時練就的

本事終生管用，挺有能耐的，老本吃到現在還在吃。」重華說。

丹尼爾與我們持同樣觀點。他說從前他一度甚至停學回家幫父母養家。「被動地進步，不能吃苦耐勞，現在葡萄牙的孩子們也有這種趨勢。很遺憾，前輩們的優秀品質正在淡化。」原來葡萄牙也有同樣問題。

「Sintra和Daniel的中文怎麼說？」他換個話題。

「Sintra辛特拉，Daniel丹尼爾。」丹曦告訴他，又把中文寫下來。丹尼爾感到好奇，六個字母的詞彙，怎麼中文只有三個字。

「是不是英中轉換後，字都會少？」「不一定。」

他反覆練習「丹尼爾」的漢字，說是要記住，以後要用中文告訴中國住客。

這是文化交流，大家沒有挑剔和指正對方。

(待續)